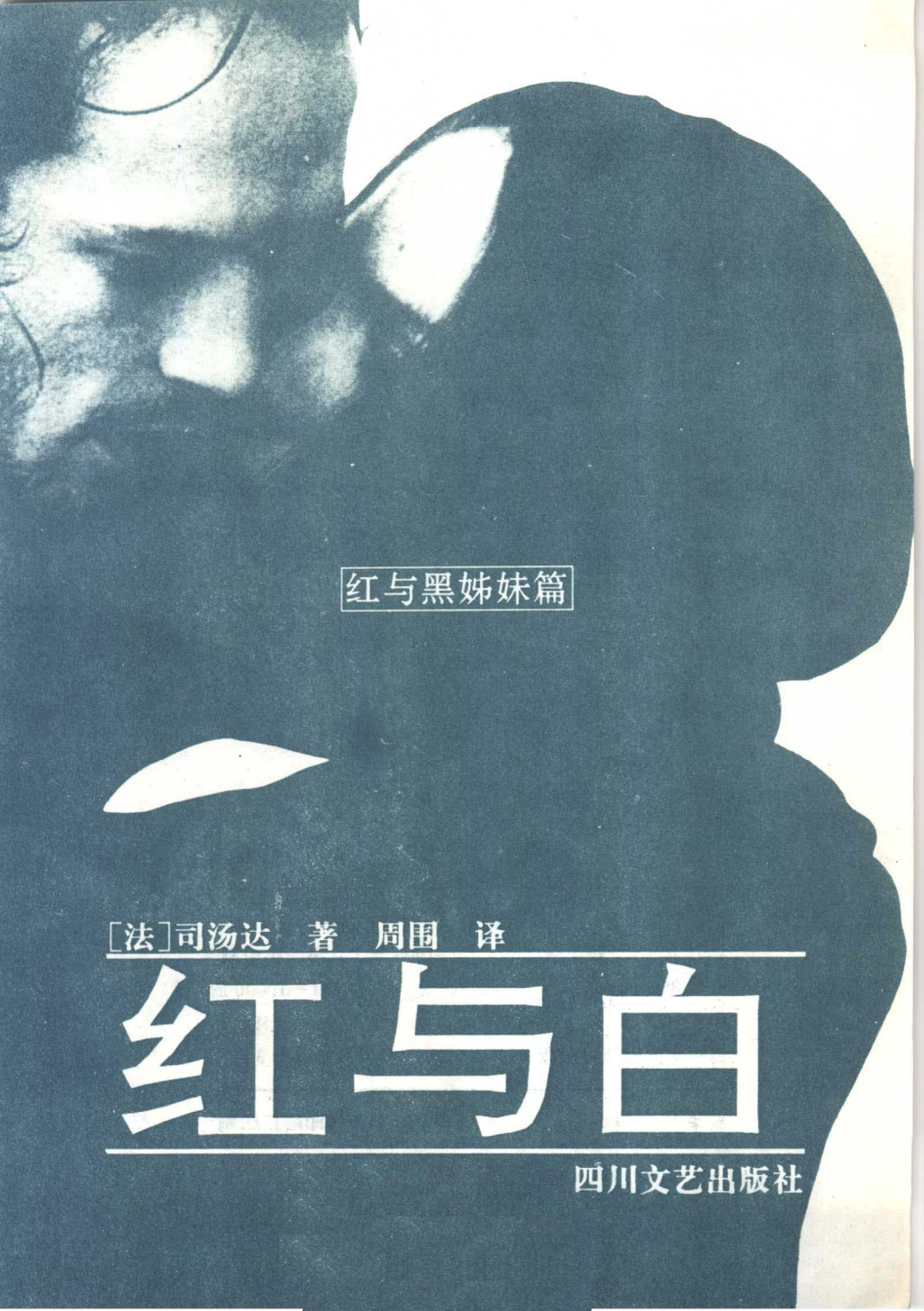


《红与黑》姊妹篇·全译本

红与白

●「法」司汤达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红与黑姊妹篇

[法]司汤达 著 周围 译

红与白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朱成蓉

封面设计:蒲 柳

版面设计:蒲 柳

书名	红与白	定价:18.80 元
----	-----	------------

作 者 斯汤达	ISBN 7 - 5411 - 1449 - 9/I·1352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数 1—10000 册
印张 15.5	插页 4 字数 580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 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华西医科大学印刷厂印刷

• 序 一

这是一部写实的作品，不仅绝无含沙射影之意，甚至还有意避开了那些讽喻世事之处。但作者以为，除去对主人公强烈的爱之外，一部小说应该是一面镜子。

如果因警方的节外生枝，使这部书的出版变得不太可能，那就让它等上十年吧。

1836年8月2日

序 二

拉辛是一个卑微而阴毒的伪君子，因为他刻画了尼禄；正如理查生一样，这个近似于清教徒、有着强烈妒忌心的印刷商写了一部《爱的花絮》，大约是一个专门引诱妇人的老手。善良的读者啊，如果您准备以足够的耐心来读这部小说，我对您说，它的作者是一个支持罗伯斯庇尔和库通的热心的共和党人。与此同时，他还渴望长系制度再次恢复，路易十九即位登基。我的出版人向我允诺，人们会将这些美好的事全都归功于我，他并非想嘲弄我，不过是有感于十九世纪的法国人全不看重他们所读的东西罢了。法国人之所以这样，全都是报纸造成的结果。

一旦一部小说敢于反映当今的社会风俗，读者首先就会在对书中人物表示关心前，问道：“作者属于哪个党派？”答案就是：“作者仅只是一个支持1830年宪章的温和派。”正因为这样，他才敢于如实地抄录共和党人或正统派分子的谈话，既不无中生有，也不刻意夸张。这显然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可能使两方面都将作者看成是对方的狂热拥护者。

不管怎样，作者不想生活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中，因为他宁愿拍内政部长大人的马屁，也不肯去吹捧街头的杂货商。

至于激进党派，常常就是人们最终看成最可笑的那些党派。另

外，出版商居然诚恳地让作者给一部没有价值的小说写这篇序，可见世道已可悲到何种程度！啊！倘若早两个半世纪，在1600年亨利四世时代出世，那该有多好！老年人瞻前顾后，安于现状。如果本书的主人公生于1600年，当他垂暮之时，定然会轻而易举地适应国王路易十四崇高的专制统治，服从圣·西蒙公爵用他那决不屈服的天才向我们描画的政府。他讲了实话，但人们说他居心险恶。

这是一部微不足道的小说，倘若作者无意间说出了真实情况，人们是否也会这样指责他呢？为了完全避开同样的下场，他已尽了全部的努力。他在描述这些人物时，听任他那绝妙的艺术幻想而随意挥洒，他的心同仇视这种腐蚀性的思想全无联系。在极端的共和党人和极端的正统派分子这样两个聪明人之间，作者在暗地里倾向于对人更为亲近的一个。一般而言，正统派分子举止优雅，知晓更多的趣闻轶事；共和党人则心中装着一团火，外表朴实而充满朝气。通过对这些相互对立的优点的衡量，正如刚才所说，作者对两者中最为亲近可爱的一个更加喜欢，他们在政治上的见解和作者的偏爱全无关联。

序 三

从前有个人，一天，由于发烧而服用了一点金鸡纳霜。他紧皱眉头，手里还握着杯子；这药味实在过于苦涩了。他对镜自照，发现脸色灰白，甚至发青。他马上将杯子放下，冲过去砸毁了镜子。

也许以下这部书也不会逃脱这样的下场吧。非常不幸，它描写的不是发生在一百年前的事，书中人都与我们同辈，我似乎感到他们就生活在两三年前。他们之中，有一些人是坚定的正统派，有一些人满口都是共和派的腔调，能够说这是作者的过错吗？难道因此就能证明作者既是正统派又是共和党吗？

在这种两难的境况下，唯有避重就轻。既然作者必得进行一番郑重的表白，那么说真的，倘若要他在纽约的政府管辖下生活，作者定将痛苦不堪。他宁愿拍基佐先生的马屁，也不肯去奉承基佐先生的鞋匠。在十九世纪，民主政治必然会造成文学上的狭隘平庸，致使循规蹈矩、阿谀奉承之辈统领文坛。

1836年10月21日

第一部

献给少数幸运者

从前，在巴黎有一个未被庸俗思想侵袭的家庭，因为当家的人
颇具头脑，同时遇事果断。

——拜伦勋爵

善良的读者：

请注意我对您的称呼。我将为您介绍几个真实的人物。老实说，倘若您缺少善意，倘若您不住好的方面去理解他们的言行，也许您不会谅解作者差欠夸张，短于说教等等，那么，我将不至于劝您继续读这本书。我写作这篇故事时，心中尚没有多少读者。我和这些读者从不相识，并因今后同样无缘相识而深感遗憾：应该知道，如果得以和他们共度一个个夜晚，将会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怀着让这部分读者理解我的愿望，我认为，我没有违背自己的心意沿途布防，以应付不怀好意的批评。若想奴颜媚骨，道貌岸然，自夸自擂，需要具有一种我所缺少的才干，而且还得为本书增添150页东绕西转的文字。即使这样，也只会取悦于那些一本正经的人，他们从来就憎恨像我这种极为谦恭的作家。在现实生活中，我的命运已受尽了这些值得尊敬的大人物的压迫，现在当我为蓝色丛书写作之时，当然不会再允许他们来扫我的兴了。

再见，读者朋友，请牢记千万不要在仇恨和恐怖中度过您的一生啊！

1837年……

于西蒂俄尔德

第一章



吕西安·娄凡曾经是高级综合技校的学生。一天，学生们奉命留在校内，而他却擅自外出，到处晃荡，于是被学校开除：那正好是1832年或1834年6月、4月或2月的非常时期。

起因是有几个头脑发热、也不乏勇气的青年扬言要推翻国王，因此，高级综合技校的师生（他们稍不留神就会得罪丢伊勒里宫的主人）被严令禁止外出。吕西安在校外晃悠的第二天，就被当作共和分子而受到了被开除的处分。最初他感到十分苦恼，但在两年以后，他就不再为失去这每天十二小时的苦差使而难过了。在父亲的家里，吕西安过着格外舒适的日子。他的父亲是一个富有的银行家，整日里寻欢作乐，在巴黎有一座非常豪华的住宅。

作为远近知名的冯·彼得斯——娄凡商行的合伙人之一，老娄凡先生只怕世上的两种东西：讨厌的人和潮湿的天气。他脾气很好，甚至没有板起面孔和儿子说过话。在娄凡被撵出学校以后，他让儿子每星期四都到商行工作，去处理这一天由荷兰送来的大批函件。吕西安在星期四干完一天活，帐房就付给他二百法郎，有时还为他偿还一些小额债款。对此，娄凡先生曾经这样说过：

“儿子是上天赐给的债主啊。”

时不时地，他还同这位债主开开心。

有一天，他说：“如果我们不幸失去了您，您知道在拉雪兹神父公墓您的大理石墓碑上将会写上什么呢？——Siste, riator！^① 吕西安·娄凡之墓，共和党人，曾对雪茄和新皮靴进行过连续两年的战争。”

我们最初和娄凡接触的时候，这位雪茄烟的死敌因为共和国的姗姗来迟，使其对共和国的向往早已非常淡薄。他这样想：“既然连法国人自己都不反对君主制粗暴的摆布，我又为什么要去妨碍他们呢？显然，多数人喜欢的都是甜言蜜语，以及伪善和谎言的混合物，即所谓代议制政府。”

父母不愿对他严加管束，任他在母亲的沙龙里将光阴消磨。娄凡太太不仅年轻，而且还很有一些姿色，因此在社交场合颇受尊敬，大家都认为她有着无穷的智慧。当然，也许严厉的评判人会对她加以责备，因为她对呼风唤雨的青年一代盛气凌人的言词和不择手段的行为过分挑剔和蔑视。

这位骄傲而出众的女人甚至连蔑视的感情也不屑于暴露，只要见到谈吐庸俗或装腔作势的人，她就沉默不语。对一些极为平常的小事情，娄凡太太也常常生气，只不过因为她是第一次遇到这些事，加之做这些事的人过分的喧闹。

娄凡先生举办的晚会在整个巴黎都享有声名，每一次晚会都安排得极其完美。他安排专门的时间去接待那些腰缠万贯或野心勃勃的人，但这些人都在他妻子的社交圈子一点也没有关系。因此，娄凡先生并未因职业的缘故而损害太太的社交圈。不可思议的是，金钱在这儿绝不是取人的唯一标准，甚至也非最重要的优点。在耗资达十万法郎布置的这个沙龙里，人和人之间没有仇恨，相反，大家都在欢笑之中，对那种装腔作势的丑态总是寻机加以嘲笑，国王和大主教则首当其冲。

像大家见到的那样，人们在这儿只是谈天说地，并非为了向上爬和争夺高官厚禄。这因此疏远了很多不值得留恋的人，但想要加入娄凡太太社交圈子的人却同样很多。如果愿意，娄凡太太的沙龙早就红极一时了。不过，要想加入她的沙龙，一个人得同时具备许多条件。娄凡太太唯一的人生目标是让丈夫快乐。她的丈夫大她二十岁，据传他和歌剧院的小姐们交往频繁。尽管如此，尽管她沙龙的气氛亲切而融洽，娄凡太太却只有在见到丈夫的时候才会感到真正的幸福。

在她的社交圈中，大家都认为吕西安举止优雅，朴实大方，在待人接物的表现上非同一般，但对他的褒扬之词也仅仅到此为止，在大家看来，他算不上聪明。安静好学的精神，军人一样的修养和直言不讳的作风，总之，在高级综合技校培养的习惯使他完全不会装腔作势。不管在何时何地，他都随心所欲，绝少想到旁人。

他对失去了学校里的佩剑甚感惋惜，这是因为在新宫廷里，既得宠又漂亮的格朗台夫人对他佩剑的姿势曾盛加称赞。他的身材高大，精于骑术。就相貌

① 拉丁文，意为：安息吧，过客！

而言，虽算不上匀称，但深褐色的柔发却弥补了这不足之处。同时他的粗眉大眼，也分明地将他直率而热烈的性情表现了出来。尽管这样我们也得承认，他的举动一点也不生硬，既没有中学里军事教官的那种神气活现，也不像年轻的使馆随员那样做出因人而异的骄矜派头。他的言谈、举止绝然不会使人想到：“我的父亲是百万富翁。”因此，我们的主人公没有时髦的外表，虽然在巴黎，时髦与否决定着美与不美。最后，在这个死气沉沉的世界，有一件事是难以宽恕的，这就是吕西安总会给人留下无所用心、冒冒失失的印象。

“你白白地浪费了你那令人羡慕的地位！”他的表兄厄内斯特·德凡尔瓦有一天这样说。这位年轻的学者现已在某杂志上崭露头角，甚至曾有三票支持他进入精神科学学士院。

厄内斯特说这话是在吕西安的马车上，那时他正顺路去参加N先生的晚会。作为1829年的自由党人，N先生有着崇高和温和的思想。他现已积累了四万法郎的资金。他认为共和党人是“人类的耻辱”。

“被高级综合技校清洗出来的持不同政见的学生有很多，只要你庄重严肃一些，不要去嘲笑别人做下的蠢事，在你父亲的沙龙里，或者其它地方，你完全可能成为佼佼者。看看你的同窗高弗先生吧，和你相同，他也是被学校开除，而且正如《圣经》上的约伯一样一贫如洗。当初因你母亲对他怜悯，他得以进入她的沙龙。但今天，那些百万富翁和法兰西的元老有谁不看重他呢？他成功的秘密简单得人人都能学会：他老成而持重，不声不响。有些时候，你也应该显得深沉一些。到了你这年纪，有谁不去追求权势？你只需一天就能大功告成，而且你没有责任，可怜的小伙子！可是，你却心甘情愿地将这放弃了。你这样子真像个小孩，更糟糕的是像一个自满自足的小孩子。我提醒你，别人已经将你作为说话算数的人来看待了，虽然你的父亲拥有家财百万，而你却一事无成；你没有恒心，只是一个逗人爱的小学生。已经二十岁的人了，真让人笑话。你不仅把大量的时间荒费在梳妆打扮上，还让别人都知道这件事，这也是你的致命伤。”

“以你之意，”吕西安说：“我该演演戏，对吗？而且扮演的角色还得愁眉苦脸！即使我自寻烦恼，社会又将怎样给予回报呢？而我得每时每刻都别扭扭地度过。这且不是说，听着D侯爵老爷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冗长说教，听着R教士先生抱怨，以为对民法规定兄弟分享继承权会后患无穷，却连眉头也不敢皱一下吗？首先，也许这些先生自己也不知所云；其次，他们更可能会对那些信以为真的傻瓜大加嘲笑呢。”

“唔，那你就同他们进行辩论，批驳他们，听众会和你站在一起。谁让你只能赞成呢？只需庄重一点，去扮演一个严肃的角色吧。”

“我担心用不了一星期，事情就会变成假戏真做。为什么我要别人赞成我呢。我原本就无求于人。我不会用三个路易去加入你那学士院。不久前，我们不是见到B先生是怎样当选的吗？”

“但别人是因为你父亲的百万家财，凭他的一句话给了你的地位。或迟或

早，他们会来找你算帐。如果你仍然我行我素，把这伙人惹恼了，他们胡乱找个借口就能刺穿你的心。他们某一天会因为心血来潮，把你打下社会的最底层。到了那时，你就每天都会有好眼色看了。我会看着你伤心，但却为时太晚。那时你才会知道，当一个大人物，找一个在困难之时能够扶持你的后台有多重要。你会变成一个赛马迷；而我则觉得当一个院士不是太愚蠢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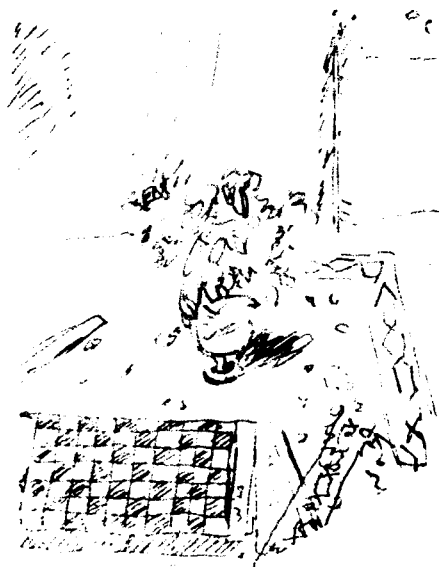
在家门前，厄内斯特下了车，无休无止的教训终于结束。吕西安心想：“这位表兄和格朗台夫人一样是个怪人。格朗台夫人认为做弥撒对我至关重要。她说：对于一个有大笔遗产可以继承，但却没有贵族称号的人而言，这是尤为重要的。当然！只有疯子才会去做这种讨厌的事！在巴黎有谁注意我呢？”

厄内斯特·德凡尔瓦就这样对他进行了一番教训。六周以后，在华丽的土耳其地毯上，吕西安一步一个方格，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这块地毯原本铺在娄凡太太的房间中，因为吕西安有一天患了感冒，娄凡太太就将这搬进了儿子的卧室。吕西安身穿漂亮的睡袍，式样古怪，蓝色和金色相互映照，下身则是一条暖和的猩红色的开司米长裤。

这套衣服穿在身上，他显得格外快乐，眉梢和嘴角都露出笑意。每在房间里走一圈，他就会回头看一看，脚下则不停地走着；他的目光看向长沙发，那上面放着一件猩红色滚边的军装，军装上佩着一对少尉衔的肩章。

那正是使他快乐的源泉。

第二章



娄凡先生是很出名的银行家。他常举办极令人满意的豪华晚会，并且他不喜欢对别人说教，更没什么野心，因此他的朋友挺多，他们不在乎娄凡先生那有些古怪得让人不解的脾气。但是，有件事他做得显然不明智，他没有意识到可以利用广交朋友这一点来提高自己的威望，扩大在社会上的影响。首先，他的朋友都是些富有才华，又会享乐的人。他们可以在上午一丝不苟地理财致富，而晚上去歌剧院。他们瞧不起任何人，也不关心现在政权的由来，认为这样做会影响良好的情绪，而变得爱发牢骚，说些怨愤之言。

当权的大臣从他的朋友那儿得知，吕西安决不是个汉普顿，他不会崇拜美国的自由制度，也不会以政府没有预算为理由而拒绝纳税；他只是一个跟在别人思想后面走的二十岁年轻人。因而，吕西安在三十六小时之前成了第二十七枪骑兵团的少尉军官，此团因战绩显著而闻名，其军服一律镶雁来红的滚边。

“第九团一样有个空缺，我不去那儿以后会不会后悔呢？”吕西安一边思考，一边高兴地点燃刚从巴塞罗那寄来的甘草卷好的雪茄。“第九团的军服镶水仙黄的滚边……更要好看些……，嗯，挺好的，但不够高贵和威严，不够军人气派……见鬼！什么军人气派！这些由下院花钱养的军队是永不会打仗的！军装也只不过是為了能在舞会上显威风罢了，水仙黄的确使人更愉快些……”

“人常有巨大的变化，以前在高等技校刚穿上制服时，一点儿也没管制服是什么颜色，一心只想冒着普鲁士炮兵的猛烈轰击勇往直前，迅速架起排炮……但谁也不能否定，或许有一天，第二十七枪骑兵团会向拿破仑最引以为骄傲的骠骑兵敢死队进攻……它可是在伊埃娜战报上被拿破仑表彰过的……。”他继续想到：“真正有意思的仗是那些战争的胜负影响到国家命运的仗。而不是仅仅为了让那些在泥潭里苟延残喘的人高兴，他们曾让外国人得意得不得了，嗯，说句正直的话，那才不值得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勇作战行为，是神圣而快乐的事，可此时他觉得十分寡然无味。吕西安喜欢军装，并且想到当兵的诸多好处，比如晋升啦，勋章啦，金钱啦……“得了吧！为什么不可以像N或M一样，说干就干地去抢掠德国人或西班牙人呢？”

想到这儿，吕西安从心底感到厌恶，他不小心将雪茄掉到华丽的地毯上了，这可是母亲送的礼物。他急忙捡起雪茄，一瞬间，他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脸上厌恶战争的神情完全消失了。

“嘿！不管怎么说，”他自言自语道。“俄国及所有的专制政权都不应宽恕”。因而，打仗也算件好事了。

他发现自己并非追薪逐饷之徒，心情好了，眼睛又盯着长沙发上那套军中裁缝刚送来的少尉制服，樊赛纳树林里的炮兵演习使他展开了对真枪实弹的场场的想象。

可能会负伤！他想象自己在苏瓦希或意大利的一所茅屋里躺着，由一位楚楚动人的少女照顾，他听不懂她的话，开始她是同情他，后来……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和一位善良可爱的农家姑娘之间产生了真挚的感情，想象完了其间的温馨缠绵，吕西安又设想出一位宫廷少妇，被性格暴戾的丈夫放逐到塞尔河畔，渐渐地，她由派仆人为伤兵送纱布到自己由本村的教堂神甫挽着亲自来了。

吕西安极不愉快地想起了父亲和他开的玩笑：“不，我只会向雪茄烟开战，在道路崎岖的小镇里，在使人压抑的兵营里，我都将成为支撑军人咖啡馆的台柱了！晚上打弹子，喝喝啤酒，凌晨时分或许会因争夺几根白菜帮子去镇压那些饿鬼似的臭工人……最多像皮洛斯一样，被一个缺牙的老太婆从六层楼上摔下的夜壶（或者瓦片）砸死自己！但多么值得骄傲！我死后见到拿破仑，他会严厉斥责我的灵魂。”

“你做这事，大概是饿昏了吧？他将这样对我说。——不，将军，相反的是我想像您一样！”吕西安忍不住大笑起来……，“还不可能有一场真正的战争发生，因为当权者的地位还不够巩固，说不定哪一天又会有像奥什这样的上士走出队伍对士兵们喊：弟兄们，进攻巴黎吧！我们应推举一个不受尼古拉嘲笑的首席执政。”

“我倒希望上士愿望成真。”他又点燃雪茄，继续冷静地思考，“当民心沸腾，人人争夺荣誉之时，自由就该见鬼去了；而那些曾对新战报持怀疑态度的记者将被冠以叛徒和内奸之名而处死，美国的共和党人正是这么干的。为了荣誉，我们将再次被剥夺自由……，成恶性循环……无穷无尽。”

读者可以看到，这位少尉没有完全摆脱“议论太多”的毛病，这种毛病让我们青年一代失去明确的做事目标，变得婆婆妈妈。“不管怎么样，”他对着镜子试衣服，自言自语地说：“人人都说最好是干点事。我就好好地熟悉枪骑兵这一行，当我的目的达到了，再说别的吧。”

当他生平第一次佩上肩章，丢伊勒里宫的哨兵在这晚上向他致礼时，他快乐极了。厄内斯特·德凡尔瓦则到处拜托人，他是个货真价实的阴谋家，联络巴黎的弗洛托先生带他去拜见第二十七枪骑兵团的中校。

吕西安去时忐忑不安，他慕名而来希望能见到一位英雄，但当他在布鲁瓦格一家旅馆四楼的房间内见到那个矮胖子时，他不觉一怔。这目光狡诈、金黄色的胡子经过仔细梳理遮满双颊的人被吕西安认为简直是下诺曼底省的理财神甫，他一动不动地睁大眼睛站在弗洛托面前，对中校的再三“请坐”毫无反应。从谈话中，不难发现这位奥斯特里茨和马伦哥战役中的勇士的每一段话都能巧妙地插入：“凭我对国王的忠心”或“完全有必要镇压叛乱分子。”

吕西安觉得十分钟长极了，他逃了出来，急得几乎使德凡尔瓦追不上他。

“天哪！这样的英雄！”他停住脚步，大声说：“一个宪兵队军官，一个被暴君收买以杀害同胞为荣的刺客。”

可未来的院士没他那么偏激，他的看法不同：“别那么像谁给你吃了烤糊的斯特拉斯堡饼似的恶心想，你还想不想有所作为？”

“这未免太下流了！”

“人家可比你强，虽是一个农民，因为他敢为出钱的人去砍去杀，最后赢得了菠菜籽形流苏的肩章！”

“但是，我不喜欢他让人大倒胃口的粗鲁语言！……”

“他更值得尊敬就是因为这样，上司比他强的话，他通过让上司见到自己就讨厌的方法迫使上司为他说好话，帮他得到今天的地位。可你呢，这辈子没挣过一个铜板的共和党先生，自出娘胎，有钱的父亲供你吃穿，像个富贵的王孙公子，否则，你是怎样的？这么大的人了，不为连一支雪茄的钱都挣不到而羞耻吗？”

“可他太卑贱了！……”

“不管卑贱与否，人家比你强一千倍，你无所事事，人家有行动。赚几个铜板买雪茄的人为强者效力。能够抢到钱，总比只占有钱袋的弱者强，以后再说这是不是卑贱，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个强者，是个男子汉，不管你看得起看不起，你却得重视他。你只会空谈，像演员背台词，没有实际行动。一个粗鲁的奥弗涅人尽管形象不堪，却能安居寓所，接见巴黎的美男子，百万富翁的儿子，专程来访的吕西安·娄凡先生，哼，他早不是搬运夫了。你瞧不起他，想一想你和他之间的不同价值吧。他可以供养当农民的父亲了。你呢，正好相反，却是你父亲供养着你。”

“得啦！你可以随时当院士了！”吕西安大声说，声调里充满绝望，“我，只是个傻子，我是明白的，可怜的我啊！我憎恶这肮脏的，却非进不可的大门。再

见。”

吕西安跑了。厄内斯特并没有追他，他松了一口气，回到家后赶紧脱了军装，狠狠扔到房间中央，“他以后会怎样逼我呢？”

几分钟后，吕西安下楼到他父亲的房间里，眼含泪水亲了亲父亲。

“哈，我明白啦！”娄凡先生心头有些惊诧，“是不是输了一百路易？我可给你两百，不过，我不希望看到身为少尉军官的儿子噙着泪要钱；一个勇敢的军人，难道不应注意仪表仪容吗？”

“是精明的德凡尔瓦表兄说了我一顿。刚才，他证明了我是个没有任何价值的人，只是出娘胎时用了点力气，有幸成为一个聪明人的儿子。我没有本领自己买一支雪茄。因为有您，我才没进收容所……”

“奇怪，你不是要二百路易啊？”娄凡先生说。

“你的关怀远远超过了我应得的东西，唉，没有您，我是怎么样呢？”

“咳，你见鬼去吧！”娄凡先生用力地说：“你真像一个圣西门的信徒那样让人受不了！”

可吕西安情绪激动，一个劲地说下去，他父亲也被逗乐了。

“我要你，九点时”，娄凡先生突然打断了他的话，“去我在歌剧院里的包厢，你会见到那些比你强三四百倍的舞女。首先，她们来这个世界没费力气，而且，她们那天跳舞，那天就可以收入二十法郎，我要我以我的名义代表我请她们吃夜宵，听到没有？带她们去康卡勒峭壁饭店，至少花二百法郎，不这样，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了，我认定你为圣西门的信徒，半年内不许见我，你这个娇儿子，可够我心疼的！”

其实，吕西安在父亲面前撒娇也只是一时情绪的冲动。

“是否你的朋友认为我是惹人讨厌了？”他有克制地反问道，“当然，我保证会好好花掉二百法郎的。”

“感谢上帝，你要明白，我已是六十五岁的老头子了，我既不需要激动，也不需要找让你爱得发狂的理由，比如刚才你突如其来地谈严肃的事情，是永不会失礼的，你永远是个没出息的共和派，我为自己还没见过你狼狈不堪的样子而奇怪。”

尽管心头不痛快，吕西安在他父亲的包厢里，后来在吃夜宵时，还是殷勤地为那些太太小姐们斟香槟酒，谈笑风生，送她们回家。深夜一点，他才独自一人坐在出租马车上回家。回想起傍晚时感情冲动的情形，连自己也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必须避免一时激动，”他想：“的确，我毫无把握的想对父亲表示亲热，可却惹他生气了……真没想到，我只有还是去骑兵团多多行动，锻炼自己。”

翌日，他在七点钟准时穿上军装，一个人来到弗洛托中校旅馆的房间，他鼓足勇气足足恭维了中校两个小时，他在努力习惯军人作风，他想象未来的战友都同弗洛托一样的言谈举止。这是一种错觉，可是还是有好处，他眼前的一切使他反感，并且这种感情十分强烈，“但是，我必须勇敢地跃过这道障碍，”他自己决定了。“不但不鄙视它，相反，要学会接受这种作风。”